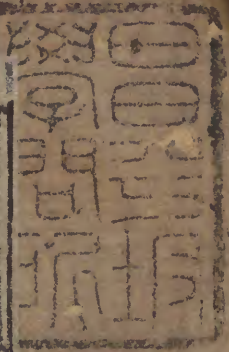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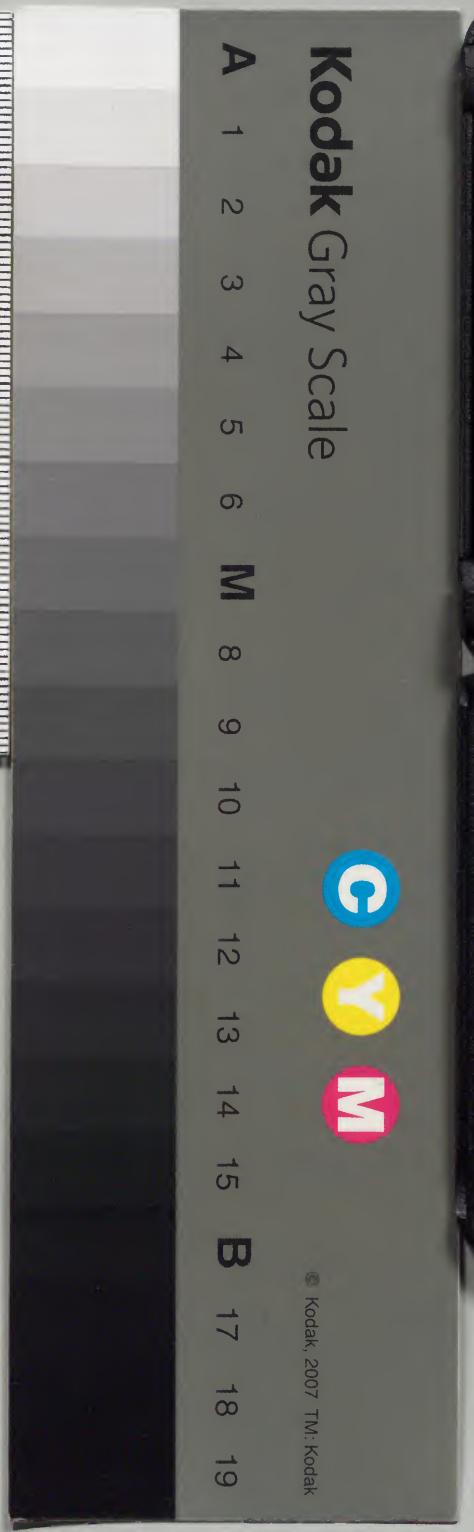
九

靈樞卷之九

官能 七十二
 論疾診尺 七十九
 刺節真邪 七十五
 衛氣行 七十六
 九宮八風 七十七
 九鍼論 七十八
 歲露論 七十九
 大惑論 八十
 癰疽 八十二



內閣文庫
 漢 11942
 冊數 6 (6)
 函號 300 175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九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山陰舉人味水子諸葛一鳴校

○官能第七十三

官者任也任其所能也即本篇第七節雷公有官能之問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

推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

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歧伯

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

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

合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于四海

審其所在寒熱淋漓以輸異處審于調氣明于經隧左右
肢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隣知決而
通之左右不調犯而行之明于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
故知起時審于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
九鍼刺道畢矣數去声令平其與衆俱論金匱五
此帝詳刺道以問伯也凡用鍼之道必知人之形氣有
餘不足或形盛氣衰或氣盛形衰或形氣皆盛或形氣
皆衰病之在左在右在上在下在陰在陽在表在裏或
血多氣少或血少氣多或血氣皆多或氣血皆少大義見素問血氣形志篇其脉之所行有逆有順如手太陰經自中府而

出于少商者為順自少商而至于中府者為逆見前邪客篇
有出有入如自表而之裏為入自裏而之表為出然後
即其犯病而為有過者則謀伐之知解其所結本經衛能知解結聚知虛者則補實者則寫又知脉之上下于
氣門即氣穴也素問明有氣穴論凡穴皆可以氣穴稱又知脉之流通於
四海本經海論云膻中為氣之海衝脉為血之海胃為水穀之海腦為髓之海審其所在之
有病或為寒熱或為淋漓疑即歲露篇之所謂遇歲露
也大義見遇歲露篇以其輸穴必皆異處當審于調其脉氣之
往來明于十二經脉之經隧大義見經脉篇及左右肢絡即前篇所謂其支盡知其會可也若寒與熱爭則能合陰陽

而調之若虛與實隣則知決虛實而通之設不能調其
左右左右之義在病人則左右穴相同在醫人則鍼時用左右手是謂犯而行之也
故必明于逆順乃知可治脈之所行有逆順鍼法亦有逆順况人身陰
陽諸經相為配合未嘗有奇行者能知各經之所起審
于本末寒熱禁服篇云審其本末察其寒熱又終得邪始篇云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
所在而刺之則雖萬刺可以不死矣然九鍼不同各有
所宜能任而用之此刺道之所以異也
明于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于
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
合于明堂各魁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

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澹知其所苦膈有上下
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疎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
太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
取之太寒在外留而補之入于中者從谷寫之鍼所不為
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
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于膝下陵三里
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于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
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躄之下男陰女陽
良工所禁鍼論畢矣

此帝詳鍼論以問伯也五藏有并榮俞經合之五俞六

府有井榮俞原經合之六輸然六府之原并于俞則皆

可稱爲五輸也徐疾者鍼法也九鍼十二原小鍼解云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

虛虛屈伸出入者經脈往來也見邪客篇第折順逆之數言陰與陽合

于五行者泛言陰陽分而爲五行也五藏六府亦有所

藏者指人身有陰陽五行也如肺爲陰大腸爲陽四時

八風盡有陰陽者指天道有陰陽五行也八風見九宮八風篇各

得其位合于明堂各處色部者言人身之面部各得其

五行之位合于明堂及各處之色部也太義見五色篇其面部

之分爲五藏六府者可以察其身形之所痛五色篇云

浮單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內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者爲癢寒甚爲皮不仁其色

見于左右上下者可以知其何經之寒溫又審皮膚之

寒溫滑濇斯能知其病之所苦也且膈有上下心肺居

脾居于膈下必知其病氣之所在得其經脈之道然

後可以用鍼稀者鍼之少也疎者鍼之濶也終始篇云

深者深入其鍼也留者久留其鍼也即如有太熱在

則當推鍼而使之下所謂高者抑之也熱從下而上則

當引鍼而去其邪所謂外者發之也視先痛者常先取

穴以刺之所謂凡病必先治其本也素問標本病傳論

小便不利外及如木寒在外則留其鍼以補之太寒入

中則從合穴以瀉之心病有鍼所不當用者則用灸以

治之又如有上氣不足則推入其鍼以揚之而使上氣之足下氣不足則積其鍼以順之而使下氣之足若陰陽皆虛而鍼所難用則用火以灸之又有厥而寒其或骨廉下陷或寒過于膝則取下陵三里以補之三里見本輸篇又有陰絡所過為寒留止或寒入于中則必推其鍼而行以散之又有經脈陷下者則惟灸以當之經脈篇云陷下則灸之禁服篇云陷下則灸之徒復也又有絡脈結而堅緊者亦用灸以治之倘不知病之所苦乃男子以陽蹻為經陰蹻為絡女子以陰蹻為經陽蹻為絡見脈度篇故男子忌取陰蹻女子忌取陽蹻乃良工所禁此鍼論之所以畢也

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不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于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此節與八正神明論大義相同辟當作避奇音箕

此言用鍼之事必當知天忌也服事也此二句出八正神明論又詩小

雅六月篇云共武之服大雅枝篇云我言維服上視天光即八正神明論之所

謂天寒無刺天溫無疑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郭空無

治者是也下司不正即八正神明論之所謂八正者所

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蓋四立二分二至為八

節之正氣九宮八風篇有八風不正當以避八風故八

正神明論謂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所謂得天之

露者本經歲露篇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
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
太上立于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
西從南方來者為虛風即從後來者為虛風下四方同入客于骨而不
發于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
于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
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蓋指天之風雨為露也所謂遇
和歲之虛者本經歲露篇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
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三虛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
用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故得天之風雨而又

遇歲之虛則雖救之而不能勝反受其所害矣故八正
神明論又曰天忌不可不知者此也

乃言鍼意法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窈冥通于無窮粗之
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此節與八正神
明論大義亦相

此承上文而言鍼意之妙無形而至神者也八正神明
論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
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于身觀其立
有驗也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行于外而工獨
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

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焉
通于無窮者可以傳于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
而不形見于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聳之無味故
謂冥冥若神髣髴

邪氣之中入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入也微先見于色不
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
上土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土守其已成因敗其形中、去、声此

與八正神明論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六義俱相同據兩篇當以虛邪正邪為論

此言邪氣之微而上土能蚤救之也洒淅惡寒貌動形
者振動其形也八正神明論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

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入也
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虛邪之
中身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入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
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又八正神
明論曰上土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
敗而救之故曰上土下土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
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上土論氣不論形所以預取
其氣而蚤救其萌芽彼下土則反是矣
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于調氣補
寫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寫必用圓切而轉之其氣乃

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造大其冗氣出乃疾補
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
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
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此
與八正神明論畧同據彼義則此當以是故工之用鍼至
所取之必為一節處推同解解同圓當作方方當作圓
此承上文而言上土因氣以行補寫之法其要則在于
守神也八正神明論曰知其所在于者知診三部九候之
病脈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正本節之所謂明于
調氣補寫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動也寫必用圓補必
用方八正神明論作寫必用方補必用圓者是也歧伯

曰寫必用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
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
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行焉
補必用圓圓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營復以吸排
鍼也故圓與方非鍼也其言如此此節之方圓誤可知
矣方寫之時切而轉之其氣乃行即所謂方吸而轉鍼
者是也疾入而徐出之邪氣乃出即所謂方呼而徐引
鍼者是也又必推大其冗則邪氣之出者自速此寫法
也其補之時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手則引其樞右手
則推其膚微旋而徐推其鍼其鍼必端正安靜堅心無

儻即所謂如待貴人不知日暮神無營于眾物者是也
正欲微留其鍼候氣下而疾出之即推其皮以蓋其外
門則真氣乃得存矣離合真邪論曰推此補法也然補
寫雖殊而用鍼之要當無忘入之神八正神明論曰養
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
不可不謹養也小鍼解云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寫也

雷公問于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
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
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以視色聰耳者可以
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

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
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
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為事善傷人者可使按積抑痺各
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
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使
試按龜置龜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
生如故也

此言任人者各因其能而未示以驗手毒之法也官人
之能者任人之能猶書之所謂在官人也蓋欲視病人
之色聽病人之聲傳所論之語于病人以行鍼灸以導

引行氣以唾癰疽病以按積抑痺非各得其人不可也
即如任手毒者試以按龜之法則其手之甘毒自別矣
蓋遇人之手有宛有善猶用味之甘苦故即以甘毒各
之毒即苦也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篇內詳論各疾診尺知病故各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脉獨調其尺以言其病
從外知內為之奈何歧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瀦肉
之堅脆而病形定矣

此言審尺部之脉與肉而可以知病形也本經邪氣藏
府病形篇曰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

亦緩脉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脉大者尺之皮膚

亦賁而起脉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脉瀦者尺之皮膚亦

瀦故善調尺者不待于寸蓋脉在內肉在外內外相應

故審其脉驗其肉而病形自定也 愚謂診尺脈時惟臂

身知言也故止

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卧起狀其頸脉動時欬按其手

足上窞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 癰壅同窞窞同

此驗風水與膚脹之法也目窞者目下也窞者沈也視

人之目窞上微有壅起如新卧起之狀蓋凡人之卧而

起者目下必有微腫也其頸脉動時必有其欬正以个

迎太迎之脉皆在頸上屬足陽明胃經穴所以脉動而發之為效也按其手足皆然不起此風水與膏脹之證候相同者也按水脹論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足脛腫腹乃大其水成矣以手按其腹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水證論與此節風水大同一而此節所按在手足不按其腹此節按手足皆而不起水脹論按腹如裹水之狀意者水與風水其手足腹皆大而按之之時皆滑而不起為風水皆而此者止為水動然觀下節有尺膚滑而淖澤澤脂皆為風則水證未必然也此二證之可辨歟又按水脹論言膏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整整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皆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夫水脹論以按其腹皆而不起腹色不變為膏脹今此節按手足不按腹蓋言手足而腹在其中矣

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佻安卧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粗如

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脉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此承上文而言詳審尺脉尺肉可以定諸病也尺之皮膚滑潤而淖澤者風也其肉弱者主解佻安卧蓋弱不弱強不強寒不寒熱不熱為解佻不能自寧故安卧取若肉不但弱而至于脫者當為寒熱不可治之病也尺之皮膚滑潤而澤脂者風也上節言按其手足皆而不起者為風水膏脹而此以膚滑而澤者為風信乎欲知有風必其滑而潤澤如脂膏者真為風也若尺

之皮膚燥濇者乃風痺也素問痺論曰以風氣勝者為行痺尺之皮

膚甚粗如枯魚之鱗者不但燥濇而已則為水洩飲之

證也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肝脉濇甚為溢飲尺膚熱甚其脉盛躁當

為溫病也其脉雖盛不至于躁而帶滑者則病當自出

矣尺之皮膚寒冷其脉小者主下泄及正氣衰故身

寒而脉小也尺之皮膚炬然如火而先發其熱後乃

為寒及先發其寒而後乃為熱者皆為寒熱之病也

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

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

腕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

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

此即肘手臂掌諸所之冷熱而驗其各病皆承上文調

尺言病之意而并及之也人之手自曲池已上為肘自

曲池已下為臂肘在上應腰已上手臂在下應腰已下

故肘所獨熱者其腰已上必熱手臂之所獨熱者其腰

已下必熱肘之前廉即內廉也據木體為在前故以內

廉為肘前肘前獨熱者主前之膺前有熱蓋肘之內廉

與膺前皆屬陰也肘之後廉即外廉也據木體為在後

故以外廉為肘後肘後獨熱者主後之肩背有熱蓋肘

之外廉與肩背皆屬陽也至于臂中獨熱者其臂外

熱主腰有熱臂內熱主腹有熱肘後麤大已下三四寸間即曲池為麤大麤而已下則為三里之所其間熱者主腸中有蟲蓋不上不下之所正合于腸中也掌中熱者為掌之內廉熱主腹中熱其冷則腹中亦冷也魚際之上白肉際屬陰經內有青血脉來見者亦主胃中有寒也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脉小甚少氣悅有加立死悅悶同

此又承上文診尺之未盡者而備言之也尺之皮膚炬然而熱其左手寸部人迎之脉大者當有去血之證也

愚意尺熱則腎水不足左寸脉大則心火有餘其去血者宜矣 尺之皮膚堅而且大

而脉則小甚主正氣衰少若躁悶有加則立死也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胃中

此即人之目有五色而知其病之在何藏也

診目痛赤脉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

內者少陽病按本經經筋篇云太陽為目上綱陽明為目下綱

此言診目痛之法也目痛屬火必有赤脉然赤脉在目之內今自上而下者主病在太陽經蓋足太陽膀胱經自目內眥之睛明攢竹以上于腦之四行其經脉在目

之上故自上而下者乃太陽有邪入于目中也 又赤
脉在目之内今自下而上者主病在陽明經蓋足陽明
胃經自足次指之厲兌以至目下之四白承泣其經脉
在目之下故自下而上者乃陽明有邪入于目中也
又赤脉在目之内今從外眥走于内者主病在少陽經
蓋足少陽膽經起于足之四指竅陰以至于外眥之瞳
子膠其經脉皆在于外眥故自外而走内者乃少陽有
邪入于目中也

診寒熱赤脉上下至瞳子見一脉一歲死見一脉半一歲
半死見二脉二歲死見二脉半一歲半死見三脉三歲死

此言診瘰癧寒熱之有法也

大義與寒熱
篇第七十同

診齩齒痛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
在上上熱在下一下熱齩齒立一
禹切

此言診齒痛之有法也齒痛曰齩上齒屬手陽明大腸
經下齒屬足陽明胃經故按其陽脉之來有過者必為
獨熱其脉在左右上下則病熱亦分左右上下也

診血脉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為久痺多赤多黑多
青皆見者寒熱

此言診血脉之有法也凡診血脉者必自其各部之分
肉而視之

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卧小便黃赤
脉小而澁者不嗜食素問平人氣象論篇云溺黃赤

此言診黃疸之有法也

人病其寸口之脉與人迎之脉小大等及其浮沈等者病
難已也

此言診病有難已之法也素問六節藏象論本經禁服
終始四時氣等篇皆以寸口探足手六陰經之病為內
傷以人迎探足手六陽經之病為外感故寸口大者為
關人迎大者為格今寸口與人迎之脉小大浮沈相等
者其內傷外感俱未能自已也

女子手少陰脉動甚者妊子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婦人手少陰脉動甚者妊子也與此

同

此言診女子有子之法也手少陰者心也為左手寸部
心與小腸為表裏而小腸為手太陽故少陰脉動則太
陽之脉亦動也所以女子有妊者當為男子之應後世
以足為手字蓋以腎脉不止為有妊也不知此子字乃
男子也不然則素問靈樞豈皆誤乎脉訣云太陽大是男娘手足太陽也
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

此言診嬰兒病之有法也頭毛逆上則血枯而不潤如
草之枯者相似故以死擬之然曰病則無病之時尤宜

忘也

耳間青脉起者，掣痛。

此言診身中掣痛之有法也。上文診血脉之多青者為

痛以青為寒也。今耳間有青脉起，則少陽陽明諸經有

寒故為身中牽掣而痛也。

大便赤辨，殮泄脉小者，手足寒難已。殮泄脉小，手足温泄

易已。辨按海篇辨，溥寬切。凡

此言診便泄有難易之法也。凡大便有赤辨或殮泄赤

當為熱而下迫亦主于火也。今脉小而手足寒，則是證

六脉相背所以為難已也。若止于殮泄脉體亦小，但得手

足尚温則泄亦易已矣。

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

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

變也。故曰冬傷于寒，春生癘熱；春傷于風，夏生殮泄腸澼

夏傷于暑，秋生痎瘧；秋傷于濕，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

也。此節與素問陰陽應象
大論第九節大義相同

此言陰陽有四時之變而即四時之病以證之也。夫四

時有變以寒暑之相勝也。重陰則必變而為陽，故陰主

寒而寒甚則必熱，故曰寒生熱也。重陽則必變而為陰

故陽主熱而熱甚則必寒，故曰熱生寒也。此乃陰陽之

變也試觀冬傷于寒而至春變為癘熱之病春傷于風而至夏變為後泄腸澼之病則寒生熱之義可見矣夏傷于暑而至秋變為痲瘡之病秋傷于濕而至冬變為咳嗽之病則熱生寒之義可見矣此雖四時之變要亦四時之序為之也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前論刺有五節從論者真氣有邪氣故名焉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去陽病也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衣

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

此言刺有五節而先指各經之所用也振埃者如振落塵埃也其法刺其外經以去陽氣太逆之病耳發矇者開發朦瞶也其法刺其府輸以去其府病耳去爪者如脫去其爪也其法刺其關節肢絡耳徹衣者如徹去衣服也其法盡刺諸陽經之奇輸耳解惑者如解其迷惑也其法盡知調陰陽諸經之虛實以移其病耳

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于胃中

憤膈肩息大氣逆上喘噎坐伏病惡埃煙音不得息請言
 振埃尚疾予振埃黃帝曰取之何如歧伯曰取之天容黃
 帝曰其效上氣窮音胸膈痛者取之柰何歧伯曰取之廉泉
 黃帝曰取之有數乎歧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
 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音膈充人切惡去声
 此承上文而詳言振埃之義也刺法用振埃者以其陽
 氣大逆上滿于胸中氣憤而脹竦肩而息大氣逆于上
 為喘為噎坐伏不常病勢內煩甚惡埃煙音不得息乃
 行振埃之法効亦甚捷其法當取之天容係手太陽小
 腸經如有效而上氣窮屈胸膈痛則當取之廉泉係任脈

經穴但所取之數在天容者無過入行一里許而止鍼
 在廉泉者至其血變而即止鍼耳

黃帝曰刺節言發朦余不得其意夫發朦者耳無所聞目
 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歧
 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
 說書卷音猶不能及也請言發朦耳尚疾于發朦也黃帝曰
 善願卒聞之歧伯曰刺此者必于日中刺其聽宮中其聾
 子聲聞于耳此其輸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于耳歧伯曰
 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于鍼也黃帝
 曰善此所謂弗見為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

也禮仲尼燕居篇云子昭然若發矇也註云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發矇之義也夫發矇者其人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今言刺府輸以去府病其輸不知何在伯言此乃刺法之太約卽此一府以觀之真足以發矇也如耳目無所聞見者卽于日中刺其手太陽小腸經之聽宮穴其氣與眸子相通當中其眸子也若聲則與耳自相聞矣何也以手堅按兩鼻之竅而急偃其聲頃則聲必應于耳也此所謂彼雖弗見所爲而不必以有目以爲視吾能見而取之真有神明相得之妙也

黃帝曰東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

伯曰腰脊者身之太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于畢血道不通且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鉞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救故命曰去爪帝曰善畢音

此詳言去爪之義也夫去爪之法所以爲刺關節肢絡者正以腰脊爲身之太關節肢脛爲人之管莖垂爲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喜怒不調津液內溢乃下留于畢陰血道不通其狀日以益大俛仰甚有不便趨翔甚有不便此病榮然有水凝滯不行所以

不上且不下也若用銀石之鍼以取之則形雖大而不可復匿日常不得隱蔽其水矣

黃帝曰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
剋也願卒聞之歧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
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熱相搏熱于懷炭外畏綿
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唇
稿腊乾嗌燥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曰善取之柰何或之于
其天府太杼三病又刺中膺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出
其汗熱去汗稀疾于徹衣黃帝曰善膺思一亦切
此承上文而詳言徹衣之義也夫徹衣之法以為盡刺

陽經之奇輸者正以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十九惟陰氣不
足則內有熱如陽氣有餘則外有熱其內熱甚如懷炭
其外熱畏綿帛而不可近身與席時則腠理閉塞汗不
得出其舌焦其唇稿而腊乾其嗌燥凡口中無味美惡
莫辨刺之者亦惟取其手太陰肺經之天府穴足太陽
膀胱經之太杼穴各三次其刺瘡有三故為三病也又
取足太陽膀胱經之中膺肉俞以去其熱又補足太陰
脾經手太陰肺經以出其汗由是熱去而汗少其速如
徹衣也

黃帝曰刺節言解或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

足相傾移也感何以解之歧伯曰大風在身血脉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顛倒無常甚于迷惑ヨリモ黃帝曰善取之奈何歧伯曰爲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于解感ヨリモ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解感之義也夫解感以補虛爲實爲法者正以大風在身血脉偏虛其虛者爲不足而輕其實者爲有餘而重大體當傾側宛伏雖四方上下皆已反覆顛倒其狀甚于迷惑ヨリモ刺之者卽其有餘而寫之不足而補之則陰陽諸經自然平復真如解感之速也十五方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歧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奈何歧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癰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溫ラヒ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

此言刺分五邪當用五章之法也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而已五章者漢史約法三十五章猶言五事也故邪有熱者今行刺法則癰熱消滅邪有持癰者今行刺法則腫聚散亡邪有寒者今行刺法則寒痺益溫邪有狹小者今行刺法則小者益陽蓋小者不使之大則其在外爲陽者無害而有陽也邪有容大者今行刺法則大者必去此五章者所

以刺五邪也下文乃析言之

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脆道更行去其鄉不
安處所乃散土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寫之隴隆同素問生氣通

天論有日中而陽氣隆本經營衛生會篇作隴古蓋隴隆不用道去声

此承上文而言腫聚散亡之法也凡刺癰邪無迎其氣
之來隆所謂避其來銳者是也如易風俗如移性情相
似須緩以待之若不得膿則搽以脆之導以行之去其
癰腫之鄉彼當不安處所乃自散工矣凡諸陰陽經之
有病生癰者取其本經之輸穴以寫之如手太陰輸穴
太淵之類手陽明輸穴三間之類

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邪肌
肉親視之母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

此承上文而詳言大者必去之法也凡刺邪之大者日
漸使之小焉可也彼大者成于有餘當泄奪之則邪益
虛遂乃剽竊其通流之所鍼其大邪之移又即其分部
肌肉以親視之母使之反其真氣可也其所取之穴當
刺諸陽經之分肉間耳

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
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費廢

此承上文而詳言小者益陽之法也凡刺邪之小者慮

其日以益大故必補其不足則真氣當復而無害又視其分部所在以迎其氣來之界而奪之此乃先補不足之經而後寫其有餘之經是以遠近之真氣盡至其邪不得外侵而行乏乃自廢而無留也所謂小者益陽之義如此然刺之之法當取其有邪之分肉間耳

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為開辟門戶使邪得

出病乃已

辟關

此承上文而詳言瘴熱消滅之法也凡刺熱邪其熱盛則神思外越而意氣蒼茫若出遊不歸乃欲無病當開關之以通其閉戶使熱邪得出所謂寫其有餘也則病

乃自已矣

凡刺寒邪日以除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寒痺益溫之法也凡刺寒邪一日之內即當除之用鍼之間徐往徐來以致其神氣使門戶已閉分氣不泄則虛實得調其真氣自存而寒者溫矣黃帝曰官鍼柰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鈹鍼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圓利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也第七篇同此承上文而言刺五邪之鍼各有所宜用也按本經九鍼論五曰鈹鍼主大膿兩熱爭者也故此曰刺癰者

用鈹鍼又四曰鋒鍼主癰熱出氣故此曰刺大者用鋒
鍼又六曰圓利鍼主取遠痺者也故此曰刺小者用圓
利鍼一曰鑱鍼主熱在頭身故此曰刺熱者用鑱鍼又
七曰毫鍼主寒熱痛痺在絡故此曰刺寒者用毫鍼
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為解
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
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莖少汗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
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
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肉堅濇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
能往水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

脈凝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
水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
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脚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
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
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

此詳言鍼論之義

鍼論二字見官能篇此論字根彼來

而有解結之法也

官能篇原有解結二字

伯言請以言解鍼論之義必即天地四時

為應為副而以人身參之始可為解是故地中有漸茹
則上生葦蒲入稟天地之氣有厚薄斯有形氣之多少
也天地之陰陽者即寒暑也暑熱則地氣上蒸而滋雨

氣在于上所以物之氣亦不在下而在上其根荄當少
汗至以人身論之其氣當在表以皮膚則緩以血氣則
減以汗則大泄而皮上淖澤此人得天地之暑熱故氣
之在外者如此若天地氣寒則地凍水冰氣尚在裏以
皮膚則緻密以腠理則閉以汗則不出以血氣則強硬
以肌肉則堅瀋當是之時其水成冰雖善行水者不能
使水之往流其地正凍雖善穿地者不能鑿凍人氣在
中雖善用鍼者不能取四支厥逆之脈血脈凝堅結聚
不能往來未可使之即能和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
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身之脈既已猶是故治

四肢厥逆之脈者必先用火以熨調之和其各經凡掌
與腋肘與脚項與脊無不熨之使火氣已通血脈乃行
然後視其病脈之淖澤者則刺而平復之其脈堅緊者
則破而散之候其氣下乃止鍼此乃鍼論解結之法也
用鍼之類在于調氣氣積于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
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故厥在于足
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

此承上節用火熨調之義而推明之也凡用鍼之類在
于調病人之氣其氣由胃中而生故氣積于胃也然由
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營氣由下焦之氣升于中

焦以升上焦而生此衛氣營衛生會篇所謂營氣出于
 中焦衛氣出于下焦又曰清者為營濁者為衛是也皆
 由胃中所積之氣通此營衛之氣以各行其道營氣則
 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則行于各經皮膚分肉
 之間且所謂宗氣者則流于膻中為氣之海者是也其
 下而為中下二焦者則注于氣街即足陽明胃經之氣
 衝穴也故在上之宗氣出喉嚨司呼吸以行息道凡氣
 自足而上厥則上之宗氣不降脉中之血凝而留止斯
 時也若弗用火以熨而調之烏能取四肢之厥逆而解
 其結哉

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
 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之

此言用鍼者有先察後取之義亦承上文先熨後行之
 意而推廣之也凡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或虛或實
 則實者當寫虛者當補穴在何經切而循之按而彈之
 視其氣之來應而動者然後取其穴而下鍼焉斯可也
 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
 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
 所謂解結也

此言六經調者為不病而一經病者即用解結之法也

手足各有三陰三陽謂之六經也六經之脈各調和者謂之不病內有一經之脈上實下虛而不通此則足經之氣厥逆而上故上實而下虛其在外必有橫絡之脈盛加于大經之中令其不通乃視之可見者也當視而寫之此亦所謂解結之法也

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又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

此治上冷下熱之法也凡上冷下熱者先刺其項乃足太陽膀胱經穴也久留其鍼候其氣至而熱且方已入鍼之時必熨項與肩胛中令其熱與下合乃止鍼此其

熱在于下者若或推之而上所謂推而上之之法也

上熱下寒視其虛脈而陷之于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

此治上熱下冷之法也凡上熱下冷者視其下脈之虛而陷之于經絡者補之使上之氣下乃止此其熱在于上者若引而下之所謂引而下之之法也

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寫之因其偃卧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又持之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

此治大熱之法也上文上寒下熱上熱下寒其熱非徧
 身者也今大熱徧身狂而聞見言語以無為有則熱之
 極也足陽明經多氣多血為五藏六府之海故當視其
 足陽明之大絡取之虛則補之血而實者則瀉之又必
 因病人偃卧之際醫工居其頭前以兩手各用大指食
 指共四指按其頸之動脈而按之即人迎大迎處也又
 久而持之又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之中而後止又如前
 法行之候其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之法也

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癱或熱或寒或痺或
 痺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歧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

也

此言一脈而生數十病者皆邪氣之所生也邪氣者即
 下文之虛邪也蓋虛邪賊風善行而數變故為病之多
 有如是也

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真氣歧伯
 曰真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正氣者正風
 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
 也其中入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入也淺合而自去
 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

此承上文而言氣分為三唯邪氣能傷真氣也真氣者

與生俱生受之于天日與穀氣相并而充滿于身者也
 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此風非實非虛如春之東風
 夏之南風秋之西風冬之北風者是也其中人也淺以
 其風氣之來柔弱不能勝入真氣故耳邪氣者乃虛風
 之賊傷人者也如冬居叶蟄之官而風自後來者是也
大義見 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也所以變化無窮而一
歲露篇 脉有數十病耳

虛邪之中入也灑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
 于骨則為骨痺搏于筋則為筋攣搏于脉中則為血閉不
 通則為癰搏于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為熱陰勝者則

為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于皮膚之間其氣外
 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為痒留而不去為痺衛氣
 不行則為不仁

此承上文而言虛邪入人之深有為骨痺為節攣為癰
 為熱為寒為痒為不仁等病也虛邪之中入人也初時灑
 淅惡寒以振動其形起入毫毛發入腠理其邪既入深
 內搏于骨則為骨痺搏于筋則為筋攣搏于脉中而血
 閉不通則為癰腫搏于肉而與衛氣相搏當是時陽
 氣勝者則為熱乃陽經之氣勝陰經也陰氣勝者則為
 寒乃陰經之氣勝陽經也寒則真氣去而且虛其寒

搏于皮膚之間邪氣外發腠理開其毫毛挫氣往來而行則為痒。留而不去則為痺。衛氣不行則為不仁。不知痛痒也。

虛邪徧容于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徧枯其邪氣淺者脉偏痛。

此承上文而言虛邪之入入深則為徧枯淺則為脉痛皆變化無窮之義也。

虛邪之入于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傷肌為膿內傷骨內傷骨為骨蝕有所疾前筋節屈不能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

為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為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為皆瘡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于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為骨疽有所結中于肉宗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為膿無熱則為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著着同

此承上文而悉舉虛邪中人之病亦變化無窮之義也。虛邪入于入者既深則寒與熱相搏如久留而內著其寒勝夫熱則為骨疼而肉枯熱勝夫寒則為肉爛而肌

腐且為膿及內傷其骨也 內傷其骨則為骨蝕骨蝕者骨有所損也必有其所 如內傷其筋而疾在前筋則筋自屈而不得伸邪氣居其中而不出則發為筋溜筋溜者筋有所流注也亦必有其所 如邪氣有所結而歸于內衛氣亦留于內而不得出以反于外所以津液亦久留于其中則合而為腸溜腸溜者腸有所流注也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則可至于柔然亦必有其所 如或邪氣之結者歸于內津液留于內而又有邪氣中之則凝結易至于日甚遂致相連而聚居于內當為昔癯言非一日而成者也以手按之則堅且有其所

又或結深中骨則邪氣因于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為骨疽亦有其所 若或結氣中之于肉上焦宗氣正行于其所被邪氣留而不去如有熱則化而為膿如無熱則止為肉疽 凡此數等邪氣其發雖無一定之數而各有一定之名也

○衛氣行第七十六 詳論衛氣之行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千八百宿而下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陰主夜故衛氣之行

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行于陽二十五周夜行于陰
 二十五周周于五歲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
 氣上行于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臂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
 別于目銳眇下至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
 于目銳眇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
 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頷脈注足陽
 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次當作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
 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
 行陰分復合于目故為一周

此言衛氣之行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而一晝一夜

乃五十度周于身也出入者或出陽經以入陰經或出
 陰經以入陽經也伯言一歲之內有十二月一日之中
 有十二時其夜之半時晝之午時當為南北之經經者
 自縱而言之也旦之卯時夕之酉時當為東西之緯緯
 者自橫而言之也繞天一周有二十八宿而一方計有
 七星四方各七則四七計有二十八星其房昴為東西
 之緯虛張為南北之經是故房至畢則為星之屬陽者
 也昴至心則為星之屬陰者也陽星則主于晝陰星則
 主于夜故人身衛氣之行一日一夜當為五十周于身
 其晝行于陽經者二十五周蓋自足太陽而至手陽

明也夜行于陰經者二十五周蓋自足少陰而至足太陰也彼六氣者自甲子以至戊辰五歲方周百刻見素問六

微肯六論帝曰頽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岐伯言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氣始于水下六刻至戊辰歲初之氣又始于水下而衛氣則一晝夜而周故謂之周于五

歲也何以見晝行陽經者二十五周是故自平旦之時則行于陰經者盡矣此陽氣者即衛氣也出于目之睛

眇穴正以目開則衛氣上行于頭乃循頤下足太陽膀胱經之衆穴又循背下至足小指之端至陰穴其在頭而散者別于目之銳眇近聽宮穴下手太陽小腸經而至于手小指外側之少澤穴其在頭而又散者別于目

銳眇即足少陽之瞳子膠穴以下足少陽之經而注于足第四指間之竅陰穴又從而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以下至手小指之間關衝穴其別而散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頷脉上近足陽明經之承泣穴乃注足陽明之經而下行至足跗面之衝陽穴入次指之間厲兌穴其在頭而散者從耳下下行手陽明經之迎香等穴以入手大

當作指之間商陽穴入手掌中此則晝行于陽經者如此計二十五度至夜則行于陰經亦二十五度其至于足少陰腎經乃足心之湧泉穴出內踝下行陰分自足少陰腎經而行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

是太陰脾經其夜行于陰經者計有二十五度至明日
平旦陰經已盡而陽經又受氣則復因日開而會于日
又自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始也故謂之五十度為
一周者以此而論六人手足氣血之限蓋計之
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
氣行二周于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于身五
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于身七周與十分身
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于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于身
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氣行于身十二周在身
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舍人氣行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

與十分身之四陽盡于陰陰受氣矣其始入于陰常從足
少陰注于腎腎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
復注于腎為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于陰藏一周與十
分藏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于目陰陽一日
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
以卧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按伯高所言大約
日行舍數衛氣所
行之數俱舉成數而言愚今細分其數則于晝夜各行
二十五度之數庶無謬矣以俟後之明者而再訂之
此承上文而詳言衛氣晝夜各行二十五度之義也是
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人氣者衛氣
也對天之日
數而言故謂衛氣為人氣此當言日行舍八分七分釐半
漏水下三刻一分二釐半又氣行一周五分六釐二毫

半日行二舍人，氣行一周于身與十分身之六。當云日行七分半，漏水下六刻二分半。人氣行三周一分二釐半。日行三舍人，氣行于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當云日行二舍六分二釐半，漏水下九刻三分七釐半。人氣行四周六分八釐七。日行四舍人，氣行于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當云日行三舍半，漏水下十二刻半。人氣行六周二分半。日行五舍人，氣行于身九周與十分身之八。當云日行五舍二分半，漏水下十八刻七分。人氣行九周二分七釐半。又當增云日行六舍一分二釐半，水下二十一刻八分七釐半。人氣行十周二分三釐七。日行七舍人，氣行于身十二周與十分身之六。當云日行七舍水下二十五刻。人氣行十二周五分又當增云日行七舍八分七釐半，水下二十八刻一分二釐半。人氣行十四周六釐二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八舍七分半，水下三十一刻二分半。人氣行十五周六分二釐半。又當增云日行九舍六分二釐半，水下三十四刻三分七釐半。人氣行一十七周一分八釐七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十舍五分水下二十七刻半。人氣行一十八周七分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一舍三分七釐半，水下四十刻六分二釐半。人氣行二十周三分一釐二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二舍二分半，水下四十三刻七分半。人氣行二十一周一分八釐七分三舍一分二釐半。水下四十六刻八分七釐半。人氣行二十三周四分三釐七毫半。日行十四舍人，氣行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十分身之四。此正當云日行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分。人氣行于身二十五周。陽盡于陰，陰受氣矣。至此則行陽經者已。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注于腎，腎注于手少陰，心經又注于手，太陰肺經又注于足，厥陰肝經又注于足，太陰脾經又注于足。

刻一分二釐半。人氣行十四周六釐二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八舍七分半，水下三十一刻二分半。人氣行十五周六分二釐半。又當增云日行九舍六分二釐半，水下三十四刻三分七釐半。人氣行一十七周一分八釐七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十舍五分水下二十七刻半。人氣行一十八周七分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一舍三分七釐半，水下四十刻六分二釐半。人氣行二十周三分一釐二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二舍二分半，水下四十三刻七分半。人氣行二十一周一分八釐七分三舍一分二釐半。水下四十六刻八分七釐半。人氣行二十三周四分三釐七毫半。日行十四舍人，氣行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十分身之四。此正當云日行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分。人氣行于身二十五周。陽盡于陰，陰受氣矣。至此則行陽經者已。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注于腎，腎注于手少陰，心經又注于手，太陰肺經又注于足，厥陰肝經又注于足，太陰脾經又注于足。

少陰腎經此乃一晝一夜而為五十度之一周也是故
 日行一舍人氣行于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陰藏者諸陰經
 也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平旦則復合于日蓋又自
 精明穴而始也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
 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時有早晏者奇
 分不盡故也陰經陽經所行一日一夜之內合所餘之
之時有早晏者正以其所
值之時有奇分未盡故耳

黃帝曰衛氣之在于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
 柰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
 後常以平旦為紀以夜盡為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

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母已日入而止隨日之
 長短各以為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
 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
 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
 之是謂逢時在于三陽必候其氣在于陽而刺之病在于
 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

此言刺諸經者必候衛氣之所在而刺之也帝疑衛氣
 在于人身上下往來理當候其氣之在陽在陰而刺之
 若不以期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者柰何伯高言正當
 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也故雖日之所分有多有少春

分後日長秋分後日短而春夏秋冬其晝夜刻數各有
 分理然所以候衛氣者常以平旦為紀則知其行于陽
 經以夜盡為始則知其行于陰經是故一日一夜水下
 百刻其二十五刻者四分之一半日之變也常如是無
 已日出而起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大約以半日為紀
 而刺之謹候其時則病可與期若失時反候則百病不
 治故曰病實者富寫之宜乘其氣之來而迎之病虛者
 當補之宜乘其氣之往而隨之所謂氣有來去即氣有
 存亡氣有存立即可候病有虛實而刺之是謂之逢時
 也故晝行于三陽太陽陽明少陽合足手而言必候其氣在于陽而

刺之夜行于三陰

太陰少陰厥陰合五藏而言心繫心包絡

必候其氣在于

陰而刺之其氣三陽三陰者下文正詳言之

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
 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水下五刻人氣在太
 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
 刻人氣在陰分水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
 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
 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
 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水下十七
 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

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
在太湯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
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
在太陽此半日之度也從房至畢二十四舍水下五十刻
日行半度廻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日常
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
三陽行于陰分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紛紛盼盼終而
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盼普切

此承上文而詳衛氣有在陽在陰之時正當候其氣而
刺之也方漏水下一刻則衛氣在足手太陽經漏水下

二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漏水下三刻則衛氣在足
手陽明經然衛氣慄慄疾利故日間雖當行于陽經而
又于漏下四刻之時則入足少陰腎經本經邪客篇云
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于四末皮膚分肉之
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常從足少陰之
分間行于五藏六府者是也故曰水下四刻衛氣在陰
分下文水下八刻十二刻十六刻二十刻二十四刻皆
曰在陰分者俱指足少陰腎經而言也然入于陰分而
日當為晝故漏水下五刻之時則又出于陽分而在足
手太陽經漏水下六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七

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至于八刻則間行于足少陰
腎經水下九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
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十一刻則衛氣在足手
陽明經水下十二刻則衛氣又間行于足少陰腎經之
分水下十三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
四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十五刻則衛氣在足
手陽明經水下十六刻則衛氣又間行于足少陰腎經之
分水下十七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
八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十九刻則衛氣在足
手陽明經水下二十刻則衛氣又間行于足少陰腎經

之分水下二十一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
下二十二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二十三刻則
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二十四刻則衛氣又間行于
足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二十五刻則又出而在足手太
陽經此乃半日之間所行之度也至于再行半日從房
至畢行二十四舍則水下五十刻矣又日行半度轉行
一舍則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分水下三刻一大要曰
常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氣在太陽之字衍大要日日
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于陰分常如是無已行日
下舍則氣行于三陽而又入于足少陰腎經之分常如是無已也與天地同紀紛紛然

紛紛然氣雖初亂而有章終而復始下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內論九宮八風故名篇



立秋二 玄委 西南方 秋分七 倉果 西方 立冬六 新洛 西北方

夏至九 上天 南方 招搖中央 冬至一 叶蟄 北方

立夏四 陰洛 東南方 春分三 倉門 東方 立春八 天留 東北方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

曰冬至矣太上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計蟄之宮數所在日
從一處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
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
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
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
在更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
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官之日病風折樹木
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
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
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

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

此言太一居九宮之日各有所忌也太一者歲神也

六微肯大論有太一天符為貴人此則不止天符年常以冬至之日居于坎方計

蟄之官計有四十六日至次日乃第四十七日也則為

立春而居于艮方之天福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

九十二日至次日乃第九十三日也則為春分而居于

震方之倉門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一百三十八

日至次日乃一百三十九日也則為立夏而居于巽方

之陰洛宮亦計四十五日連前共計一百八十三日至

次日乃一百八十四日也則為夏至而居于離方之上

天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二百二十九日至次日
乃二百三十日也則為立秋而居于坤方之亥宮亦
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二百七十四日至次日乃二百
七十五日也則為秋分而居于兌方之倉果宮亦計四
十六日連前共計三百二十一日至次日乃三百二十
二日也則為立冬而居于乾方之新洛宮亦計四十五
日連前共計三百六十五日至次日乃來歲之冬至又
居坎方之叶蟄宮矣其太一所遊之日假如冬至居于叶
蟄之宮照圖數所在之日從一數至九冬至為一立秋
為二春分為三立夏為四中央為五立冬為六秋分為

皇極經世一

四十一

七立春為八夏至為九復反于冬至之一常如是輸之
無已終而復始遇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此日有
風雨則必歲美民安少病先于所移之日而有風雨則
天必多雨後于所移之日而有風雨則民必多汗不唯
是也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當占在君在春分之日有
變當占在相在中宮之日有變當占在吏在秋分之日
有變當占在將在夏至之日有變當占在百姓所謂有
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日五宮者東南西北中央也所病者病猶惡也有
大風折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之宮與其分之貴賤如
君相吏將民之謂也其風從所居之鄉來如冬至來自

北方春分來自東方之謂是之謂實風也主生長以養
 萬物者或從其衝後而來如冬至從南西二方而來春
 分從西北二方而來夫是之謂虛風也主殺害以傷人
 者謹宜候此虛風而避之唯聖人避之如矢石所以邪
 弗能害也按本經歲露篇以太一冬至居計黃宮而風
 兩從南方來者為虛風立春之日而風兩從
 西方來者為虛風則此篇所謂從後來者為虛風須知
 東以西南與北為後南以北與東為後西以東與南為後
 北以西南與
 西為後也

是故太一徙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
 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在于脉氣主熱風
 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

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
 在于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
 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脉脉絕則溢脉閉則結不
 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
 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為寒也風從東北方來
 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
 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
 于筋紐其氣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
 也內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
 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

為淋露寒熱犯其兩濕之地則為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矢
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于邪風則為擊仆偏枯矣

此又言朝八風可以占吉凶也南方屬火主于熱人之
心應之通于脉故風從南方來者名曰大弱風其傷入
內舍于心而外在于脉其氣主于為病之熱也西方屬
金主于燥人之肺應之通于皮膚故風從西方來者名
曰剛風其傷入內舍于肺而外在于皮膚其氣主于為
病之燥也北方屬水主于寒人之腎應之通于骨故風
從北方來者名曰太剛風其傷入內舍于腎而外在于
骨及脊背內之脊筋脊筋之義詳
歲露論中其氣主于為病之寒

也東方屬木主于風濕人之肝應之通于筋紐其氣主
于肝為病之風濕也夫東方主風而曰濕病者以風為
嬰兒其氣尚柔不能勝濕故也其間西南方來者為謀
風內傷于脾而外在于肌其氣主為弱東南方來者為
弱風以未主于土也內傷于胃而外在于肌肉其氣主體
重戊辰亦
主土也西北方來者為折風內傷于小腸而外在于手
太陽之脉東北方來者為凶風內傷于大腸而外在于兩
脇腋骨下及肢節以大腸與別府不同皆能受傷者也
此八風者皆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即虛之鄉來也如立
冬而風從南方西方來立春而風從北方西方來立夏

而風從北方東方來立秋而風從南方東方來者是也
三虛者據素問刺法本病二篇則以人憂愁思慮傷心
及汗出於心驚而奪精為人一虛遇司夫失爭為天之
虛為三虛據後歲露論以乘年之虛為一虛即司夫失
爭是也逢月之虛為一虛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云
是也失時之和為一虛即春應暖而反寒之盛是也據
此篇其人已虛其風又虛其歲又虛是謂三虛三虛相
搏則為暴病卒死矣假如人實歲實而風虛則止為淋
露寒熱蓋人為露所淋必發為寒熱也或犯其兩濕之
地則為癆病故聖人避此虛邪之風如避矢石若有三

虛而為邪風偏中之則又為擊仆為偏枯矣擊仆者如
擊之而仆暈也偏枯者或左或右偏枯也

○九鍼論第七十八

篇內第一節詳論九鍼故名篇自
天忌至末皆用鍼者之虛如故并

及之凡內經全書之論鍼者皆
不出此九鍼耳其萬言一律也

黃帝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博矣余猶不能寤悟敢
問九鍼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
始于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
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
野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
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

起黃鐘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
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
故為^去之治鍼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平声}令^{下同}無得深入
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為之治鍼
必簡其身而圓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三者人
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為之治鍼必大其身而圓
其末令可以按脉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者時也
時者四時八風之客于經絡之中為癰病者也故為之治
鍼必簡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寫熱出血而痛病竭五者
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子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

相搏合為癰膿者也故為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
取木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脉虛邪
客于經絡而為暴痺者也故為之治鍼必令尖如鼈^{音且}且
圓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
之所客於經而為痛痺舍于經絡者也故為之治鍼令尖
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真邪俱往出鍼
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
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為深痺也故為
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野
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于身如風水之狀而

潛不能過于機關大節者也其為之治鍼令小大如挺其
鋒微圓以取木氣之不能過于關節者也黃帝曰鍼之長
短有數乎歧伯曰一曰鑱鍼者取法於巾鍼去末寸半卒
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圓鍼取法於絮鍼
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三曰鍉音
鍼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脉取氣令邪出四曰
鋒鍼取法於絮鍼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
五曰鈹鍼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
熱爭者也六曰圓利鍼取法於鼈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
令可深內納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七曰毫鍼取

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八曰長鍼
取法于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九曰大鍼取法
于鋒鍼其鋒微圓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鍼形
畢矣此九鍼大小長短法也此節當與素問鍼解篇第二節參看

此言九鍼所以應天地之數而詳其大小長短之法也
夫九鍼者應天地之大數一以法天一以法地二以法
入四以法四時五以法五音六以法六律七以法七星
八以法八風九以法九野正以聖人起天地之數一以
至九故分天下為九野若九而九之則為八十一乃黃
鐘之數亦然也以鍼應數故制之為九鍼耳其鍼之

曰第一者所以應天也天屬陽而五藏之應天者唯肺
 肺為五藏之華蓋皮則為肺之合乃人之陽也故為之
 治鍼者其頭大十六象天之陽也其末銳六令無得深入而使
 陽氣出也故下文一曰鑿鍼者取法于巾鍼其頭雖大
 其近末約寸半許而漸銳之計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
 身者用之正以出陽氣也 其鍼之曰第二者所以應
 地也地為土而人之應王者唯肉故為之治鍼者其身
 雖筋直故謂直為筋以竹為之其體其末則圓令無得傷肉分則邪
 得竭故下文二曰圓鍼取法于絮鍼其身而卯其鋒
 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之氣也 其鍼之曰第三者所

以應入也人之所以成其身而得生者唯血脈故為之
 治鍼者其身則大其末必圓令可以按脈而勿陷以致
 復其正氣令邪氣獨出耳故下文三曰提鍼取法于黍
 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氣之出也 其鍼
 之曰第四者所以應四時也四時有八風而客于經絡
 之中乃為瘡病瘡者留也痲病也故為之治鍼者必筋
 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寫其熱出其血而使痲病之得
 竭故下文四曰鋒鍼取法于絮鍼其身則筋其末則鋒
 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也 其鍼之曰第五者所以
 應五音也夫五音主冬夏之分以子午而分所以為病

者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為癰膿故為之治
鍼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也故下文五曰鈹鍼
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相爭者
也其鍼之曰第六者所以應六律也六律所以調陰
陽四時而合于人身之十二經脉今虛邪客於經絡而
為暴痺故為之治鍼者必令其尖如釐且圓且銳其中
身則微大所以取此暴氣也故下文六曰圓利鍼取法
于釐鍼其末微大其身反小令可深納其鍼長一寸六
分主取癰痺者也其鍼之曰第七者所以應七星也
天有七星人有七竅為邪之所客則舍于經絡而為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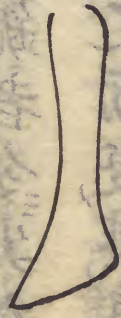
痺故為之治鍼者令尖如蚊虻之喙靜以徐往微以久
留則正氣因之而復其真邪雖俱往以出鍼而可以養
其正氣不使之外洩也故下文七曰毫鍼取法于毫毛
長一寸六分主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其鍼之曰第
八者所以應八風也人之手足各有股肱關節計八今
八正之虛風二至二分四立為八正合于東西即八風
南北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八風以傷人則內于骨解腰脊節膝理之間為深痺故為之
治鍼者必長其身鋒其末而可以取深遠之痺故下文
八曰長鍼取法于綦鍼長七寸正主于取深遠之邪痺
也其鍼之曰第九者所以應九野也人之節解皮膚

之間似地之有九野而淫邪流注于身如風水狀其流不能過於機關大節故為之治鍼者令其小狀可大如錐其鋒微圓可以取大氣之不能過于關節故下文九曰木鍼者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圓正以取大氣不能過關節者也

按此九鍼本經九鍼十二原官鍼及此三篇相同後世不明此九鍼而又妄于用鍼穴不分經補寫無法大札多矣

九鍼之圖

一曰鑱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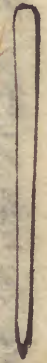
其頭大其末銳取法于中鍼至末寸半漸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用之

二曰員鍼



簡其身外其鋒取法于鑱鍼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滿身之

三曰鍤鍼



其身大其末員取法于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脉取氣令邪氣出

四曰鋒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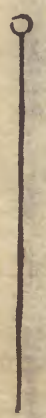
簡其身鋒其末取法于鑱鍼長一寸六分主離熱出血用之

五曰鈹鍼



其末如劍鋒可之取木膿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用之

六曰員利鍼



尖如釐且員且銳微大其末反小其身取法于毫鍼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

七日毫鍼

尖如蚊虻，蛇喙取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

八日長鍼

長其身，鋒其末，取法于綦，鐵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

九日大鍼

其鋒微，員取法于鋒，鐵長四寸，主取火氣不出關節。

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

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太禁、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也。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剋，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天忌

見素問八正神明論前官能篇此節當參前九宮八風圖看

此言身形之應九野而天忌乃所當知也。人之左脇應春分而乙卯日屬木居左，故應之右脇應秋分而辛酉日屬金居右，故應之膺喉首頭應夏至而丙丁日屬火居南，故應之腰尻下竅應冬至而壬子日屬水居北，故應之。至于左足應立春戊寅己丑日應之，蓋戊也。主土

兼四方而寅丑則居東北方也右足應立冬戌巳亥
 日應之蓋戌巳主土兼四方而戌亥則應西北方也左
 手應立夏戌辰巳巳日應之蓋戌巳主土兼四方而辰
 巳則應東南方也右手應立秋戌申巳未日應之蓋戌
 巳主土兼四方而申未則居西南方也六府與膈下之
 脾肝腎三藏應子中州乃大禁者也蓋大禁在諸戌巳
 之日而太一所在之日即如冬至居計蟄立春居天留
 之類是也亦宜禁之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變則
 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苟欲治之無以其所值之
 日治而瀆之是乃天忌之日不可以輕犯也

太乙神人身形應九野天忌歌



按後世鍼灸法最忌九宮死神九部死神十二部死神
此固當遵然前九宮八風篇內有太乙所在九宮及此
篇身形應九野乃神聖所言尤合五行九宮八卦太義
今舊有太乙神人歌凡鍼灸破癰者切宜忌之

立春艮上起天留戊寅巳丑左足求春分左脇倉門震
乙卯日見定為仇立夏戊辰巳巳巽陰洛宮中左手愁
夏至上夫丙午日正值膺喉離首頭立秋玄委宮右手
戊申巳未坤上遊秋分倉果西方兌辛酉還從右脇謀
立冬右足加新洛戊戌巳亥乾位收冬至坎方臨叶蟄
壬子腰虎下竅流五藏六府并臍腹招搖諸戊巳中州

形樂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
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于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苦病
生于咽益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筋脉不通病生于不仁
治之以按摩醪樂是謂形喝當作盪按素問血氣形志
論與此節同但彼曰病生于咽
盜者為是彼曰治之以百藥此曰其藥者是
彼末句云是謂五形志也此節之末句有缺

此言病有形志之苦樂不同而治之者亦異也形在外
志在內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則苦故志屬于心心合
于脉所以病在于脉也當灸刺隨宜以治之有等外
形雖苦而內志則樂則筋以勞而傷所以病生于筋也
當以水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亦樂則

血氣凝滯病生于肉當以鍼石治之 有等外形既苦

而內志亦苦則血氣枯焦病生于咽嗑當以甘和之藥

治之 有等形受勞苦數被驚恐筋與血脉皆不相通

則病生為不仁不仁者痛痒不知也當按摩酒藥兼用

之是皆五形五志之受病者如此 邪氣藏府病形篇終始篇俱有調以甘藥

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 此與素問

同論

此言五藏之氣為病也按三部九候論曰心為噫脉解

篇云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陽明陽明絡為

心故上走心為噫也本經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噫者何

氣使然歧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後出于胃

故曰噫天曰心為噫又曰寒氣轉于胃正以心氣主噫

而胃又有寒故從之而轉耳至于本經經脉篇論脾之

為病亦曰善噫蓋脾胃之病無以異也 玉篇云噫飽出

也論語云噫斗筭之人朱註云心不平聲海篇云痛聲也理以飽出息及氣轉為是朱註與海篇皆儒書篇也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肺在變動為欬故肺主于欬也

又陰陽應象大論言肝在聲為呼而此曰語者彼言聲

而此言病也 吞者海篇曰食咽也然病時氣亦能吞

也 欠者張口轉氣也口問篇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

使然歧伯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半夜則行于陰陰者主

夜夜者卧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

六府氣膽為怒胃為氣逆噦大腸小腸為泄膀胱不約為遺溺下焦溢為水宣明五氣論與此大同

此言六府之氣為病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而此曰膽為怒者以肝與膽為表裏也胃為氣逆為噦者蓋胃為水穀之海惟胃氣不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為噦大腸小腸為泄者蓋大腸為傳道之

府小腸為受盛之府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為泄利之證也膀胱不約為遺溺素問靈蘭秘典

論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乃能出矣又脉要精微論曰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今膀胱之氣不足而不能藏故為遺溺如此也下焦溢為水此下

焦者即管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下焦之氣不足故汎溢而為水病耳按水之為證見素問陰陽別論平人氣象論靈樞水脹論論疾診尺

等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

五味此節與宣明五氣論五味所入亦同但此多淡入胃一句

此言五味之入五藏也

五并精氣并肝則憂并心則喜并肺則悲并腎則恐并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并于藏也此與宣明五氣論亦同但彼未有云虛而相并者也

此言五藏之精氣并于所虛之藏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腎在志為恐今肝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憂夫在志為怒而此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心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喜蓋喜者固其所志而太過于喜則為病也肺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悲夫在志為悲而此曰憂者憂甚則悲也腎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恐脾

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畏夫在志為思而此曰畏以過思則畏勝也此乃五藏之氣虛而相并者也

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藏氣所惡者也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藏所惡之邪也肝屬厥陰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心屬少陰火其性與暑氣相通而受熱則傷脉故惡熱肺屬手太陰金其性本寒故惡寒腎屬足少陰水其性喜潤故惡燥脾屬足太陰土其性喜燥故惡濕

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

也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藏各有液也

五勞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

此五久勞所病也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藏久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心故傷血久

卧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

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

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

此即宣明論之五味所禁較此更詳

此言五味各有所走也宣明五氣論曰辛走氣氣病無

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

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

禁無令多食

五裁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

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

裁也命曰五裁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味之有五裁即上節之義也

五發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陰病發于肉陽病發于冬

陰病發于夏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藏之病有所發也腎為少陰主于骨脾為太陰

主于肉故陰分之病發于骨肉心為牡藏主于血故陽分之病發于血此則以五臟所主言陽虛不能勝陰故陽病發于冬陰虛不能勝陽故陰病發于夏此則以五藏之時言也

五邪邪入于陽則為狂邪入于陰則為血痺邪入于陽轉則為癩疾邪入于陰轉則為瘖陽入之于陰病靜陰出之于陽病喜怒癩當作瘖喜當作善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邪之為病也邪氣不入于陰而入于陽則陽邪有餘而為狂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邪氣不入于陽而入于陰則陰邪有餘而為血痺生氣通天論曰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

九竅不通 按此曰陰陽乃營氣備氣然陰陽諸經為表為裏其義亦該之矣 宣明五氣論曰

搏陽則為癩疾而此曰邪入于陽轉則為癩疾則癩當為顛正以陽氣上升故頂顛有疾如頭痛眩暈等證也宣明五氣論曰搏陰則為瘖而此曰邪入于陰轉則為瘖正以陰為邪傷則營氣不足而為瘖也此曰陰陽者亦營衛二氣也陽氣之邪入之于陰則其病也能靜陰氣之邪出之于陽則其病也多怒是乃五邪為病也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志也此藏平聲此與宣明五氣論同但彼則腎止曰藏精不及志難經兼言腎藏精與志故言有七神之說此言五藏各有所藏之神也按本經本神篇黃帝曰何

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憂物謂之智又曰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藏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觀此則本節大義可識矣

五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此與直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藏之所主也按素問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

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是之謂五主也

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此節與素問血氣形志論本經五音五來

篇大同小異當以素問為的

此言陰陽各經有血氣多少而刺之者必有其數也按素問血氣形志論曰太陽常多血少氣此少陽常少血多氣同陽明常多氣多血此少陰常少血多氣同厥陰

常多血少氣此同太陰常多氣少血此異還以素問為是又曰刺陽
 明出血氣此同刺太陽出血惡氣此同刺少陽出血惡血此同
 刺太陰出氣惡血此異還以素問為是刺少陰出氣惡血此同刺厥
 陰出血惡氣此同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
 也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少陽者手
 少陽三焦經足手少陽膽經也太陰者手太陰肺經足
 太陰脾經也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也
 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也其各經氣血自有
 多少故刺之者凡多者則出之少者則惡出之也
 足陽明太陰為表裏少陽厥陰為表裏太陽少陰為表裏

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為表裏少陽心主為表裏
 太陽少陰為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此與血氣形志論同
 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為表裏也胃與脾膽與肝膀
 胱與腎各為表裏乃足之陰陽六經也太腸與肺三焦
 與心包絡小腸與心各為表裏乃手之陰陽六經也曰
 足者以其井榮余經合等穴自足而行也曰手者以其
 井榮俞經合等穴自手而行也血氣形志論末云今知
 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
 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蓋言必先其本經受病之
 血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緩脾苦濕肺苦氣上逆

腎苦燥之類又同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奠脾欲緩肺欲收腎欲堅之類所苦所欲出素問藏氣法時論然後分其有餘不足而補寫之也

○歲露論第七十九末以逢其風而遇其雨者為遇歲露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經言夏曰傷暑秋病瘡瘡之發以時其故何也歧伯對曰邪客于風府病循脊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同二十二日入脊內注于伏衝

之脉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此按

節當與素問瘡論第二節參看

此言瘡之所發者所以有晏有早也帝以瘡之所發或早或晏有時為疑伯言風寒等邪初時感于風府係督脉經穴其邪自項循脊脊而下行脊之兩旁為脊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旦又出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于頭轉行後項大會于督脉之風府凡人之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自木椎又名百第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共為二十四節一云應二其十四氣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矣蓋此邪先客于脊背也衛氣每至

于風府則腠理開而邪氣先入邪氣先入而病氣遂成

此作字與發作之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發字之義

于日作早者何哉正以衛氣之行于風府始時邪氣隨

腠理而入者日下一節二十一日則下二十一節以至

尾骶至二十二日則入于脊內以注于伏衝之脉

按論言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尾骶二十六日至于脊內蓋

日風府而始連項骨三椎而言也此篇日日下一節二

十一日則下二十一節以至尾骶二十二日則入于脊

蓋除風府與項骨之三白而言也又按本經百病始

生篇言邪或着于伏衝之脉或着于脊筋則伏衝與脊

筋為二下文止言其邪傳舍于伏衝之脉而不言脊筋

則伏衝與脊筋又可為一者也至考瘡論言邪入脊內

注于伏脊之脉則合伏衝脊筋而言之至考氣穴論骨

空論言衝脉所發皆行于腎經之穴則衝脉外行腎穴

而內行于腎脉故腎脉與衝脉伏行于脊筋之內遂謂

之伏脊之脉信可以合而為一者也又按腎脉從膝內

後廉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以其

貫脊而又直行則脊之內有脊脊之內有筋乃衝腎之所共行者也

由是循伏脊之脉而

上行約有九日此邪在前出于缺盆之中

係足陽明胃經穴在前額

下橫脊其氣上行而日高故其病稍益而早也

至其內搏于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

日作故次日乃積積而作焉

據瘡論云其間日發者由邪

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

日乃作也此節當以瘡論參考宜為間日而發故云然不

則上下不相蒙矣

此言瘡之間日而作者之義也上節言發有早晏不出

于一日之間所發者蓋每日間有早晏不同也至有不

于每日發之而次日發者謂之間日而發也正以邪氣
內搏于五藏橫連于募原其道路遠其邪氣深其所出
而行者遲不與衛氣俱行而皆出故不能日發而次日
乃發也

黃帝曰衛氣每至于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

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

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節字衍按論帝

至于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

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者奈何岐伯曰此邪

氣客于頭項循脊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
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于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于背
者氣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
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

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舍則其
府也今此節不若素問之詳必與彼參看始明

此言邪氣雖因衛氣而或入或發然邪之所感無常形
則凡邪之所舍無常府也夫衛氣每至于風府則腠理
乃發發則邪入其邪氣隨衛氣而日下一節固宜邪之
所發者必從風府而出也然有不當于風府者奈何伯
言風之所府者無常上風府乃督脈經穴各此風府乃
風之所舍為府也義見下文及上
瘡論所謂衛氣之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
其風府也故邪中于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中于背
者邪氣至于背而病中于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
于手足者邪氣至手足而病由是衛氣之所出與邪氣

相合則必開其腠理而病發信乎邪氣之所舍則其府也豈必盡由風府而入哉

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瘡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瘡特以

時依何也歧伯曰風氣留其處瘡氣隨經絡沈以內搏故

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依當作休按瘡論帝曰風之與瘡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瘡得有

時而休者何也歧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瘡氣隨經絡沈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此節不若瘡論尤詳當參看

此言風證與瘡證相似然風常在而瘡則有時而休也

帝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瘡證之所感者有風有寒有

暑本相似同類然風證常在而瘡則有時而休此所以

可疑也伯言風氣客于其處則亦常留其處所以常在

而無作止惟瘡氣則隨經絡而入且沈而內薄故必因

衛氣之應而瘡始作也風證之風即素問風論之風如寒熱熱中寒中瘧風之類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問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

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

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荅曰不然

賊風邪氣之中入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

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

以遲

此言賊風之中入不必以時其感之暴而發之遲非如

八正虛邪之有時也有等賊風之邪氣雖能傷人而非

由于八正者彼八正虛邪如前九宮八風篇所謂太乙
 入徙于中宮乃朝八風占吉凶及本篇下文所謂八正
 之候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于叶蟄之宮云云
 者是也故言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腠
 理之開而入之其入深而內極病所以病人者至倅而
 暴及因其閉也入淺以留故病之所發者特遲以緩耳
 黃帝曰有寒溫不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
 師答曰帝弗知邪人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
 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
 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積肌肉充皮膚緻

毛髮堅腠理却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
 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盈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
 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腠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
 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有病者其所感之邪亦有時也上
 文言賊風邪氣其中人固不以時而此節則言感之者
 亦必有時也是故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而猝然病者
 正以平居之際其腠理開閉緩急亦有時也何也人與
 天地日月本相參相應天之月滿則地之海水盛于西
 人之血積于身而凡肌肉皮膚毛髮腠理皆充密堅致

雖煙垢亦內着之故雖遇賊風其入則淺而不深也至
于月郭既空則海水盛于東人之氣血亦空虛凡衛氣
形體肌肉皮膚腠理臑理皆減去縱薄雖煙垢亦落故
一遇賊風其入既深而病人亦卒暴矣此雖有時遇之
然豈如八正虛風與八節相應者哉
黃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荅曰三虛者其
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入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
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
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為粗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
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

命曰三實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然此
一夫之論也

此言人之暴病死者以其遇三虛不得三實也乘年之
衰者即素問刺法本病二篇所謂司夫失守也逢月之
空者即上節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云也失時之和者
即春應暖而反寒之類也有此三虛而賊風傷之則暴
病而死矣三實反是然此乃一人之所病也至於眾人
同病者下文詳之

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
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常以冬至之日太一

立于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卧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憊怠而皆中于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于骨而不發于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于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兩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此詳言不正之候感于冬至而重感于立春此賊風之所以傷人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蟄之

宮風雨從南方來是謂從後來者為虛風賊傷人者也夜則可避而晝則難避民或中之則入客于骨而不發于外至于立春則陽氣大發而腠理正開又值風從西方來是亦從後來者為虛風也蓋西方以南為後東方以酉為後耳此則兩次之虛邪相搏人之經氣相結而代昧自具矣然不特此也諸凡太一居于別宮如立春遇西與北風之類皆謂之遇歲露也太抵歲之賊風有

多少則民病之多少死生係之矣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柰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

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
病死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
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
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國有
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古國有木
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利
溫不風羅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羅貴民多病此所以候歲
之風盛傷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
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癰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
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滕理者止

此言正月朔日有所占之風而餘月亦有所占也

○大威論第八十 首二節論大威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嘗上于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
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恠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
解獨博獨眩被髮長跪洗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
上何氣使然歧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
為之精同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
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肌肉之精為約束暴擱筋
骨血氣之精而與脉并為系上屬于腦後出于項中故邪
中于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于腦入于

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月
其精同其精上所中去不相比去也則精散精散則視歧
視歧見兩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
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
眼法于陰白眼赤脉法于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
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
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此因帝問而明惑之所由然也清冷之臺東苑之所有
也惑者眩惑也帝之所言形容精神惑亂之義盡矣然
此氣卒然而然殆不可測伯言人之精神魂魄散不能

收故以之而惑然惑本于心心主五藏六府五藏六府
通于目目見非常之變而心遂以惑耳蓋五藏六府之
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睛睛之窠為眼腎主骨骨之
精為瞳子肝主筋筋之精為黑眼心主血血之精為絡
所以絡其窠也肺主氣氣之精為白眼脾主肉肉之精
為約束所以裹攝筋骨血氣之精也而與血脉相并則
為系後世五輪之說似是非而上屬于腦後出于項中故
邪中于項又因逢其身之虛則邪入深即隨眼系以入
于腦由是腦因邪而轉動至于牽引目系而急惟目系
急則目遂眩以轉其睛白斜不相比並精氣自散視物

岐一為二而為惑也何也目為五藏六府之精營衛魂
魄之所常通神氣之所內生今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
是以不免于惑也且此目者有陰陽之義故瞳子黑眼
法于陰白眼赤脈法于陽必陰陽相合而傳斯精且明
今見物岐一為二則陰陽不相傳而不得精明矣况此
目者固為五藏五府之精而實統之于心是目真為心
之所使也惟心為神之所舍今心之神精既亂而目自
不能轉故卒然見非常之變而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此
惑之所由然也今帝上清冷之臺而惑者其見非常之
變乎

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曾不惑去之則復余唯
獨為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
有所惡卒然相感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是故聞
者為迷甚者為惑

此承上文而明惑本于心必始迷而繼惑也伯又言惑
起于心必先有喜怒而又猝然感于外物故精氣亂目
視誤而遂至于惑耳俟其神氣既定乃復如初也大凡
人情始有所聞則迷而不寤繼則惑而不已矣

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
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管衛留于下又之不以時止故

善忘也

此以下至承上文論惑而遂及善忘以下等邪此則言人之所以善忘也推人之下氣有餘故腸胃居下者實上氣不足故心肺居上者虛心肺虛則營衛之氣留于下之腸胃而又之不以時上宜乎其心之在上者善忘也

黃帝曰人之善饑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精氣并于脾熱氣留于胃胃熱則消穀消故善饑胃氣逆上則胃皖寒故不嗜食也

此言人之善饑而不嗜食也夫善饑者宜嗜食今善饑

而不嗜食者正以精氣并之于脾而熱氣留之于胃胃熱則消穀故善饑也然胃氣逆上于上皖則其中皖當冷故胃不開而不嗜食也

黃帝曰病而不得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

此言病之所以不得卧也人有病而不得卧者正以衛氣不得入于陰分而常留于陽分則陽氣滿而陽蹻盛故不得入于陰也惟陰氣之虛所以目不瞑耳

黃帝曰病而目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于陰

不得行于陽留于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踳滿不得入
于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目而二字而當在上目當在下
此言人之有病而目之所以不能視也言人有病而不
能開目以視者正以衛氣留于陰分而不得行于陽分
則陰氣盛而陰踳滿故不得行于陽也惟陽氣之虛所
以目不得開耳

黃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
膚濕而行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胃氣留久皮膚濕則分肉
不解其分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于陽夜行于陰故陽氣
盡則則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分

肉不解則行遲留于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卧矣
此言人之所以多卧者正以人之腸胃大而皮膚濕分
肉不解也惟腸胃大則衛氣久留而不得出皮膚濕而
分肉不解則衛氣之出于身者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
于陽經陽經之氣既盡則臥夜行于陰經陰經之氣既
盡則寤今腸胃大而衛氣之留于內者久皮膚濕分肉
不解而衛氣之行于外者遲所以陽氣不精惟欲瞑目
而多卧也

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于陽也久故
少眠焉

此承上文而反言人之所以少瞑也

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于上腠上腠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于陰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同

此言人之所以猝然多卧也十二經為常經而陰陽二蹠為非常經故帝云然然有等猝然多卧者必有出于二蹠之外伯言上焦者乃宗氣之所積惟邪氣客于上焦閉而不通及已食與飲之後則愈閉矣其衛氣久留于下焦而不得上升以出故衛氣不出則不精明而猝然多卧也

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瀉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此言治前諸邪之法也自大惑論善忘已下七項雖非外感皆內有邪氣為病也猝然多卧邪氣留于上治之

者必有其法或藏或府陽蹠屬膀胱陰蹠屬腎亦不出于藏府皆分之以

責其小過之在何經蓋凡有病皆可以稱為過而自善忘已下非重大之疾謂之小過亦可也其邪氣之盛者則瀉之正氣之虛者則補之然人所以致此疾者有如九鍼論形樂忘苦病生于脉等義及素問血氣形氣論

亦云然則此乃其病本所在也必既定之而後取穴以刺之耳

○癰疽第八十一 內論癰疽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脉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脉先滿溢乃注于絡脉皆盈乃注于經脉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寫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虛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

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脉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實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脉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腐肉腐則為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寫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脉敗漏薰于五藏藏傷故死矣

此詳言癰疽之所由生也帝言胃受穀氣言腸胃者其腸則帶言也

化為精微之氣其宗氣出于上焦出喉嚨司呼吸以行于十二經隧之中上外谿谷而滲孫脉内則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營衛生會篇云中焦亦出上焦之後此所愛氣者必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于此故獨得行于經隧命曰營氣又决氣篇云言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為血血和則孫脉先滿溢而後注于絡脉絡脉皆滿而後注于經脉陰陽諸經此血張之皆因呼吸而為之行一如宗氣之所行也其行有紀周之于身有道有里素問六節藏象論亦與天同行而不得休止須知有周有道理一曰切而調之其實者則從虛之之法以去其實所以為則不足而為虛也蓋疾去其鍼則邪氣減矣若久留其鍼

先後如一斯則從實之之法以去其虛所以補則有餘而為實也由是血氣已調形氣乃持故凡血氣平否余已知之但癰疽之所由生其成敗死生遠近殆未可以輕度也伯言經脉流行不正誠與天地同度合紀者也故天宿失度則日月為之薄蝕地經失紀則水道為之流溢草實為之不成五穀為之不殖徑路為之不通而民不能往來雖巷聚邑居之中似乎別離異處矣况人身之血氣乎惟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溢不通衛氣歸于内而不得復反于外故癰疽乃生試以其始終言之其始寒化為熱熱勝則肉腐由是肉之内有筋筋之

內有骨骨之內有髓者皆因肉腐則為膿而爛筋傷骨
 消髓相因而至矣若不得骨空以瀉之所以血枯空虛
 筋骨肌肉不相榮澤經脈敗漏五藏俱傷而死期至矣
 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急曰名岐伯曰癰發于嗑中
 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為膿膿不瀉塞咽半日死其化為
 膿者瀉則合家膏冷食三日而已

此言猛疽之勢急而有瀉之之法也

發于頸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
 腋前傷任脉內薰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此言天疽之勢急當急治之而不治則死也淵腋足少

陽膽經穴名也 腋下一寸三寸宛宛中壅臂得之

陽氣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燦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
 鍼煩心者死不可治

此言腦燦之有死徵也

發于肩及臑名曰疝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
 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逞炳之

此言疝癰之當急治也

發于腋卞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砒石欲細而長踈砒
 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

此言米疽之有治法也

其癰堅而不癢者為馬刀挾纒急治之

此言馬力挾纒之證當急治之也此證不言其所蓋承上節脈下而言也

發于臂名曰并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

不治七日死矣

此言并疽之當早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酸軟常苦寒熱急治

之去其寒熱十歲死後出膿

此言甘疽之當急治而死後有膿也穀木名酸軟即枯

蔓也

發于脇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

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葶藶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為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此言女子有敗疵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葶藶今之連

翹也同連翹及草根各一升共二升煮汁以強飲之

發于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

三十日死矣

此言股脛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

此言銳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內不治十日而當死

此言赤施之當急治而生股內者之有死期也

發于膝名曰疝癰其狀木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勿石以下之石即第四節石之石

此言疝癰之狀堅不可破而柔則可破也

諸癰疽之發于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于陽者百日死發于陰者三十日死

此言癰疽之發于節者不分陰陽而皆死也節者關節也其節之外廉為陽內廉為陰

發于脛名曰兔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

此言兔齧之當急治而否則害人

發于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數音朔輸輸同穴空

此言走緩之狀宜破之而可以生也

發于足上下名曰四滯其狀木癰急治之百日死

此言四滯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

此言厲癰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足指名曰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
急斬之不則死矣不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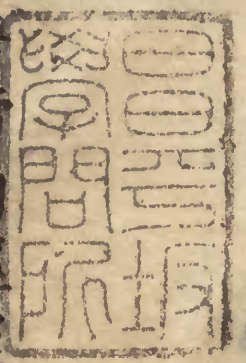
此言脫癰有生死之辯而病勢不衰則當斬其指否則
必至于死也

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于經脈
之中則血泣滯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
不得行故熱太熱不正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為膿然不能
陷骨髓不為焦枯五藏不為傷故命曰癰黃帝曰何謂疽
岐伯曰熱氣滯純盛下陷肌膚筋髓枯內連五藏血氣竭
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

此言癰疽之別癰輕而疽重也癰疽本皆熱證然癰雖
肉腐成膿而不內陷于骨故髓不為枯五藏不為傷疽
則筋骨良肉皆無餘而下陷于肌膚筋髓皆枯內連五
藏其輕重如此

疽者上之皮夫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
此其候也

此又言癰疽之別即其皮之堅澤可驗也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九

文心丁卯

寛永戊辰仲冬

二條通松屋町

書肆武村市兵衛板行



寛永

七十八

